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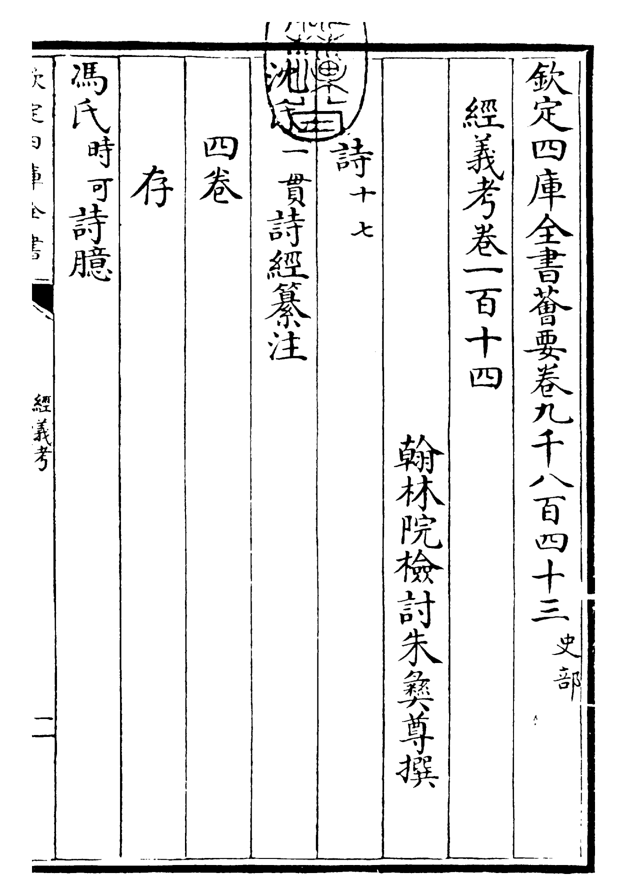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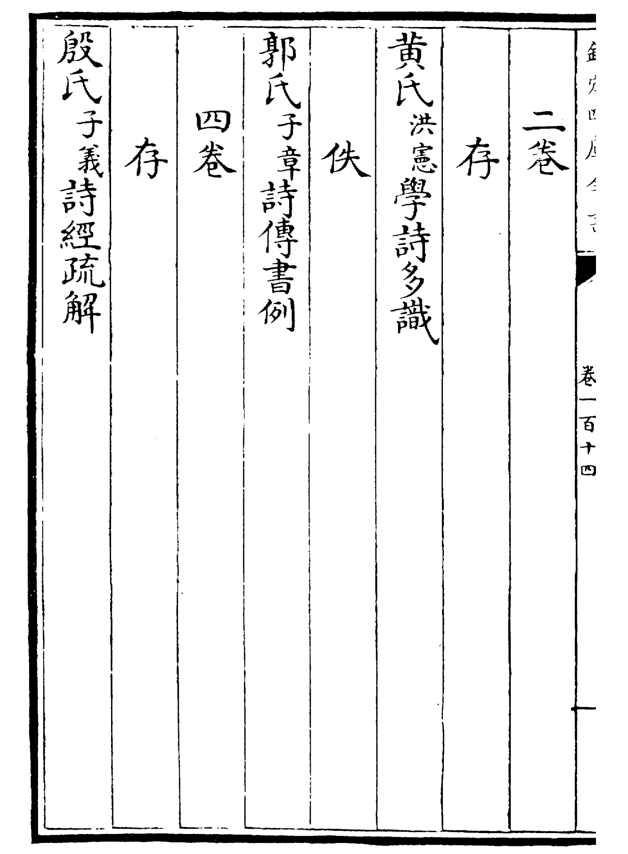
詩十七

一貫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黄氏洪憲學詩多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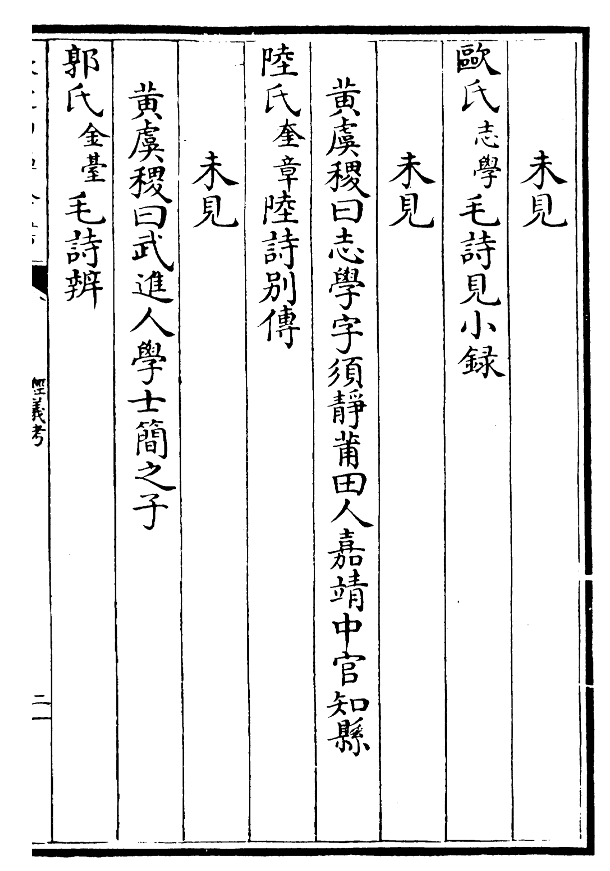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義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録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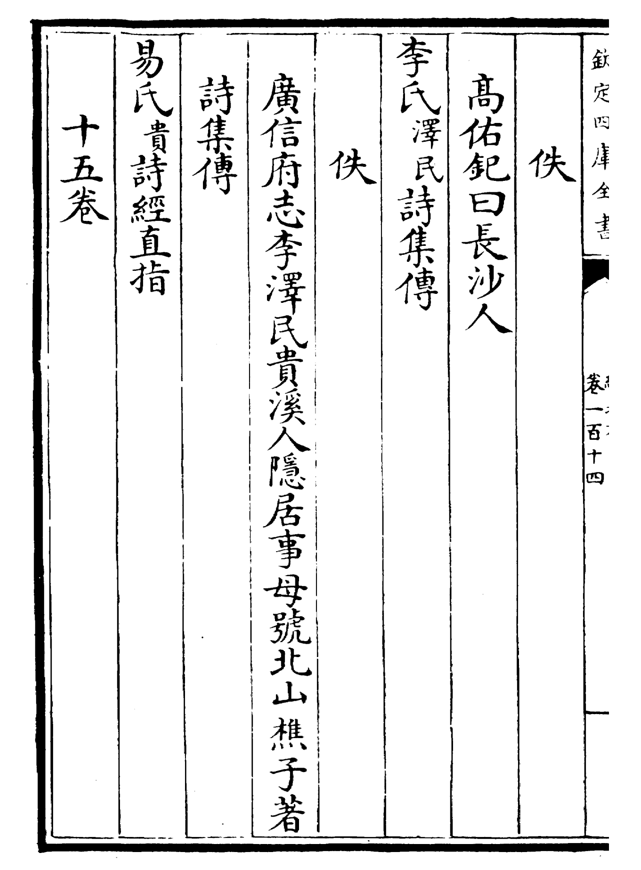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志學字須静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别傳

未見

黄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臺毛詩辨



佚

高佑釲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

詩集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貴撰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餘年杜門校書以詩義奥深作直指令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粤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

氏刻入格致叢書

李氏經綸詩教考　詩經面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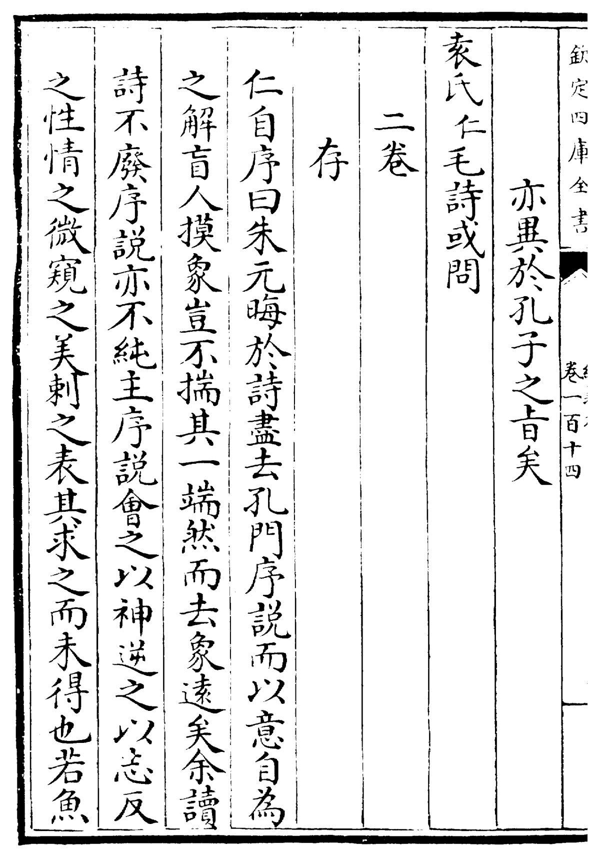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黄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

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
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
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
世之後盡定為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
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
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
數比支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益本諸王氏
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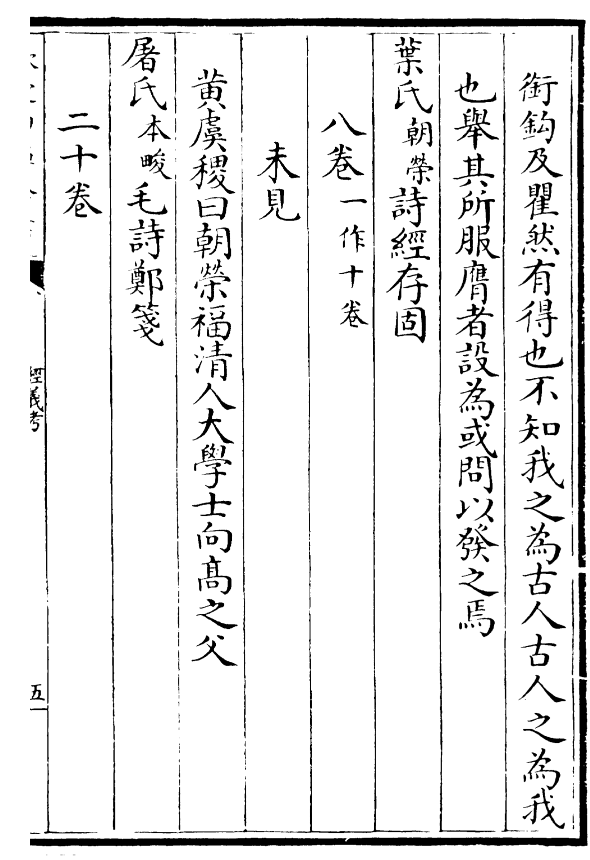
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晦於詩盡去孔門序説而以意自為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説亦不純主序説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


銜鈎及瞿然有得也不知我之為古人古人之為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為或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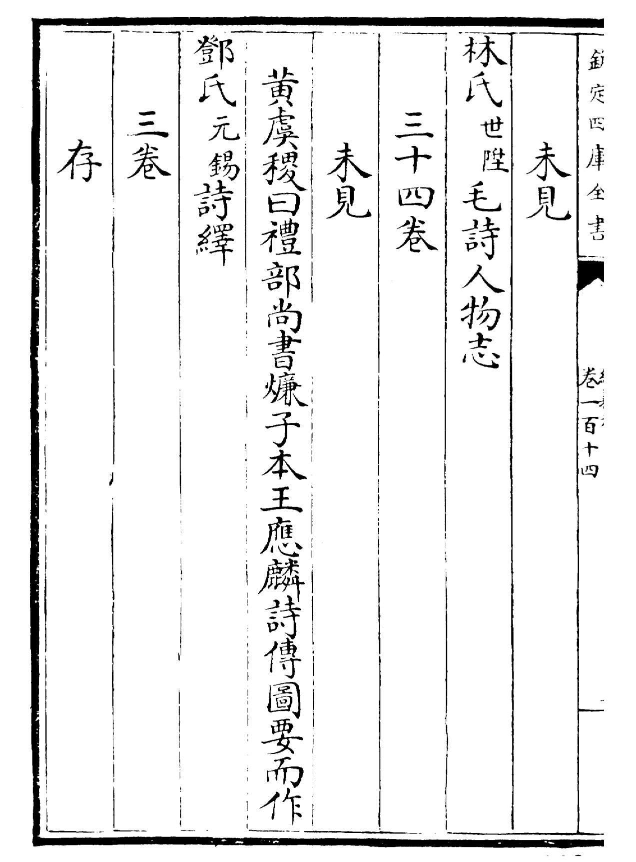
八卷一作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畯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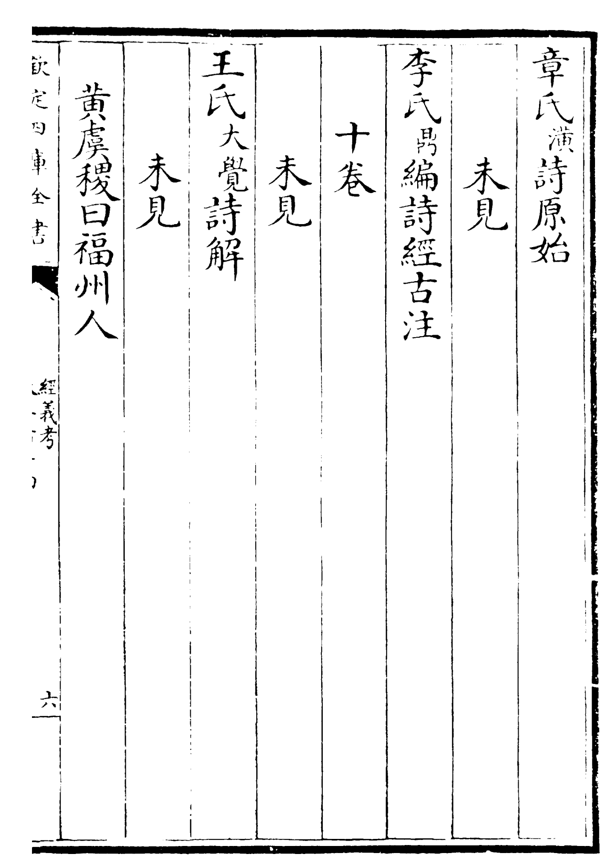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禮部尚書熑子本王應麟詩傳圖要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畀編詩經古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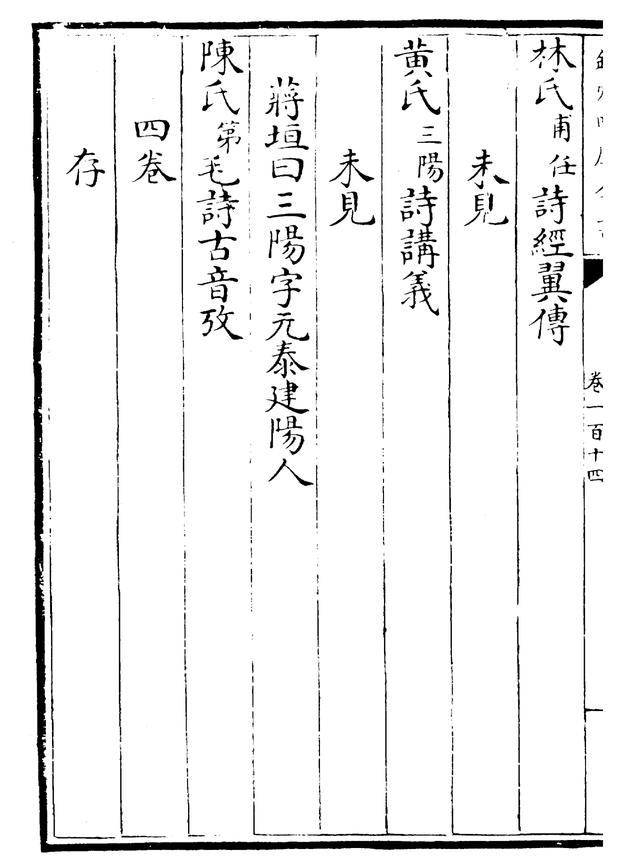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覺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任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輙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為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為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為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

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為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為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為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為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葢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

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為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為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

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删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㙔詩故

十卷

存

黄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删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為之說各有師

承而考亭訓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槩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説詩大都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説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諜墇自序曰説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説可

得而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為知詩其用
陋且隘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
齊魯之固也葢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
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
往鬱而未章嘗為詩故一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
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刺亦有當於人心矣
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訓詁集其神明而酌其得
失三百五篇篇各為之說次為十卷仍名之曰詩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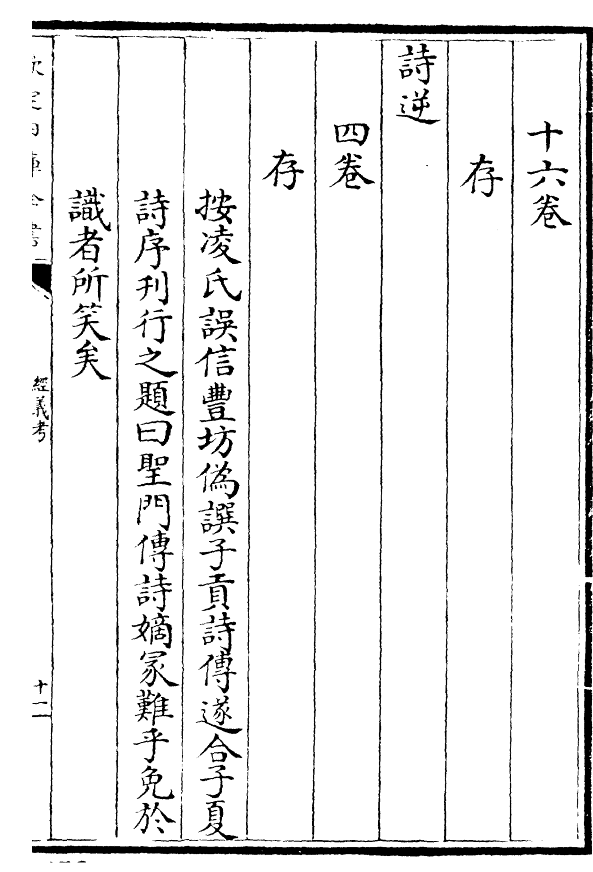
雖泝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温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統鍇詩解頤録

未見

黄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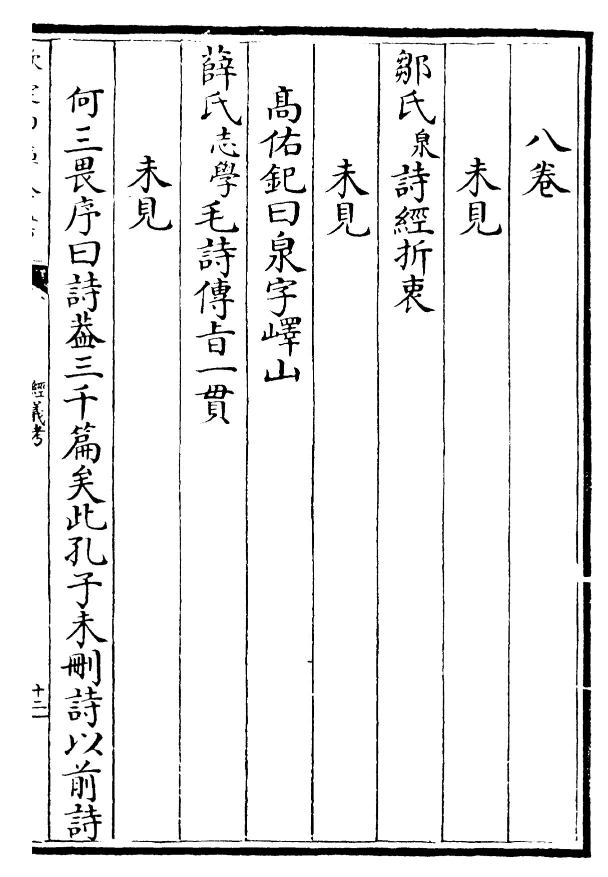
按凌氏誤信豐坊偽譔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刋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黄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為是書令學者味比興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奮鵬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脉等書崇禎中督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郯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釲曰泉字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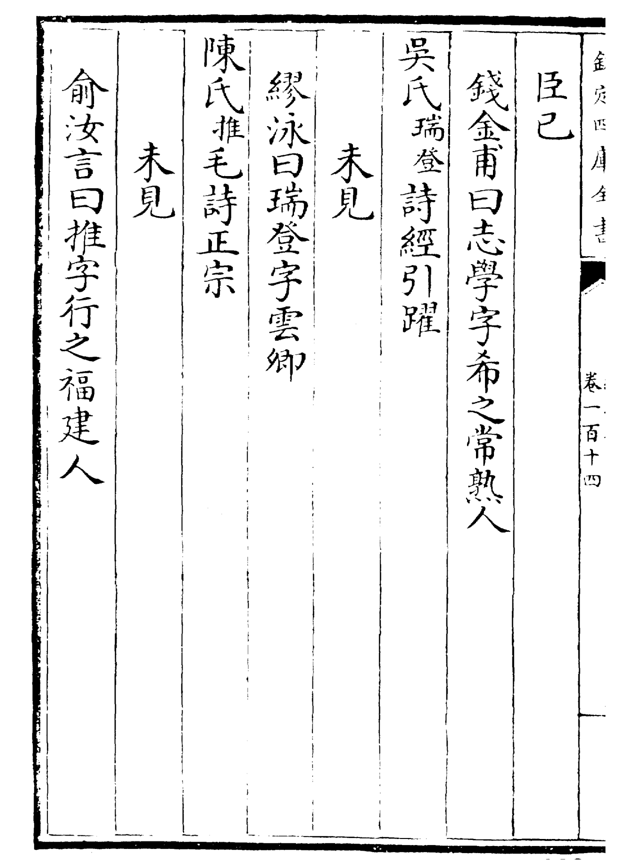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葢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

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焉詩蓋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黙而詩傳乃隸於學官焉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輒令取朿傳注必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辟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為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

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為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不闚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為持兩可以故强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領袖後進而為紫陽氏之忠



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瑞登詩經引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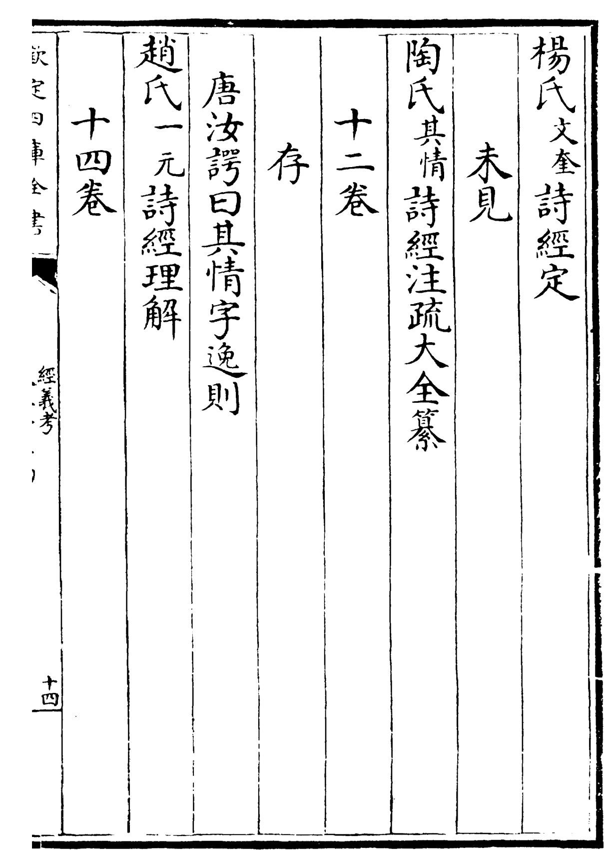
未見

繆泳曰瑞登字雲卿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奎詩經定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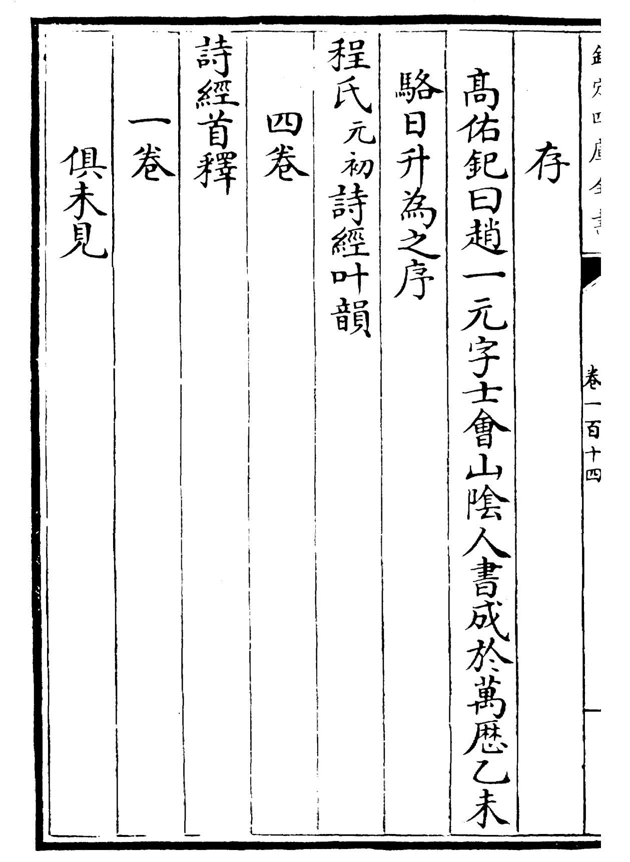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釲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歷乙未

駱日升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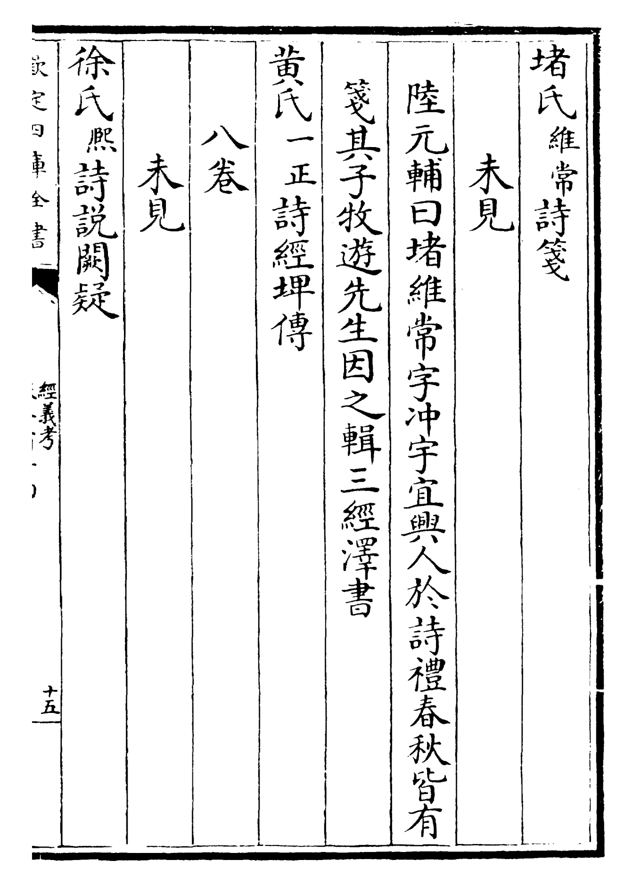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首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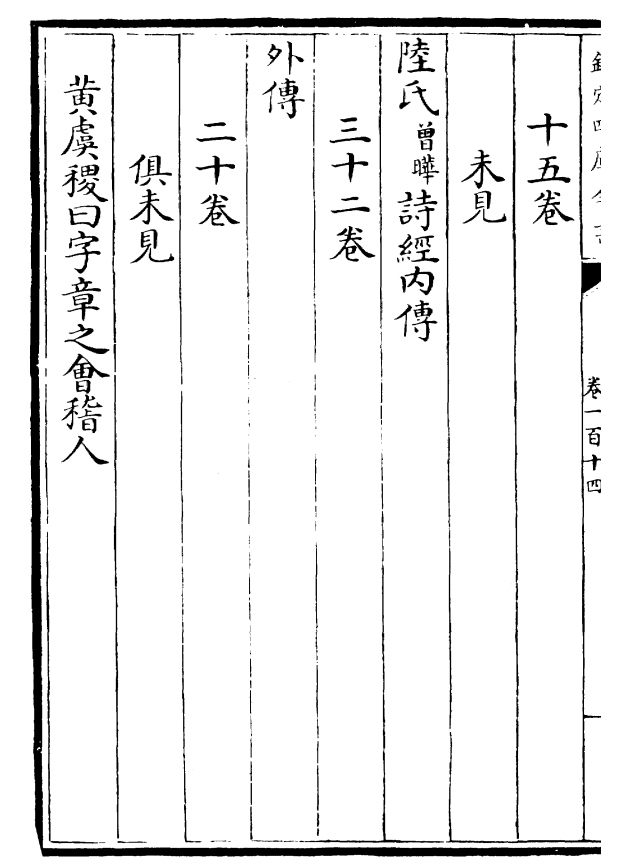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冲宇宜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子牧遊先生因之輯三經澤書

黄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熈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曄詩經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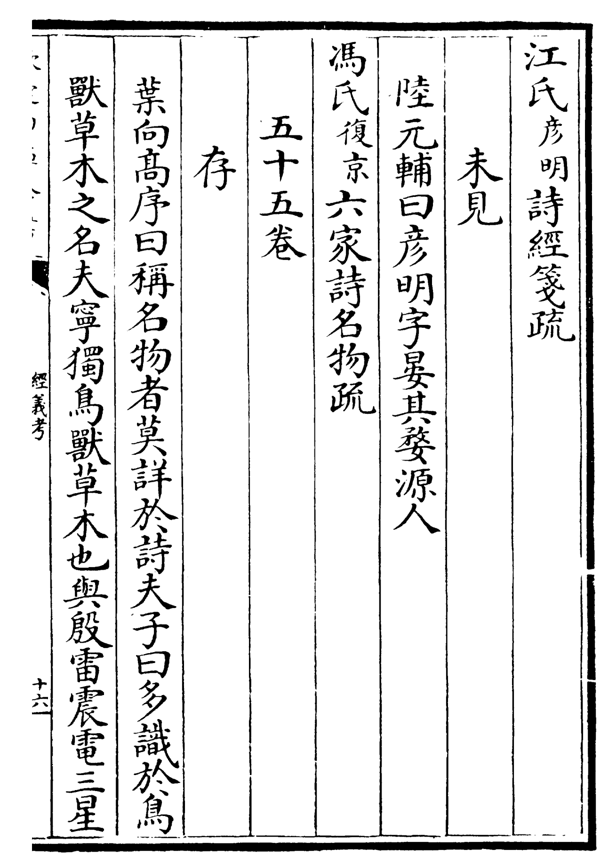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彦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彦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

七襄之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為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常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鴇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為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强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海虞馮生肆力

是經摭其名物詳為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讖緯醫卜天文歴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

文人學士之産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數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雨毛詩鳥獸草木疏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為晉

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吕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為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

者葢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榖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騏駵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吴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為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為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吕伯恭讀詩記而為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偲矣詩三百

篇古今説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録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删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删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吴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强解逸詩一

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衆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為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説又束之髙閣矣顧晦翁掊擊

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又一時如吕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緝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以為茍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説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説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輙為棄去故注疏之説既不收録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為筌蹄不復染指而屹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概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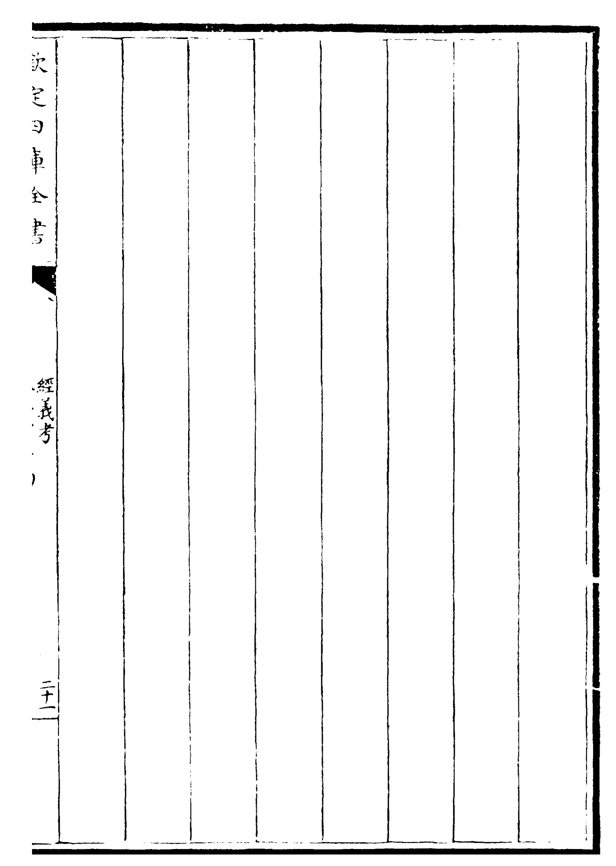
儆弦先生翼與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人而超然獨解絶無穢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士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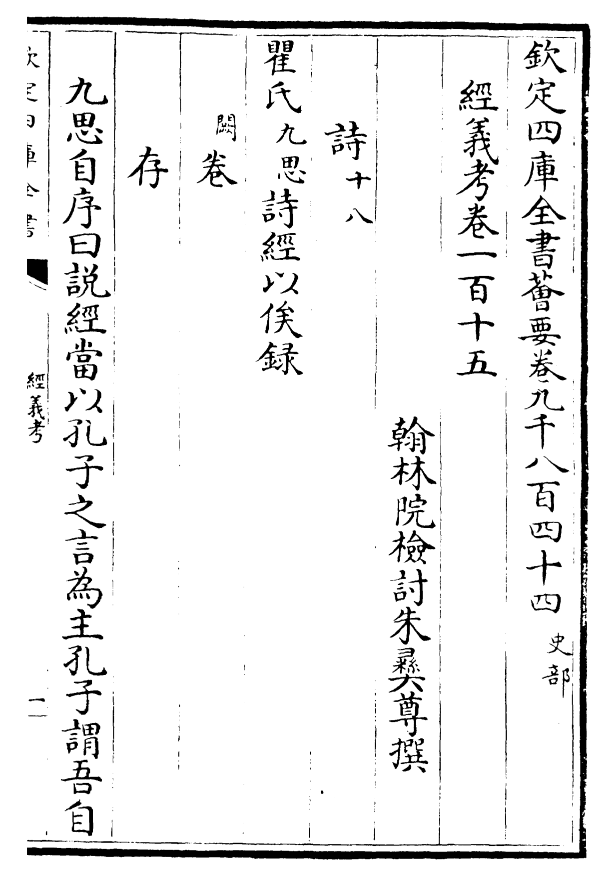
王氏志長毛詩刪翼

二十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詩十八

瞿氏九思詩經以俟録

闕卷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為主孔子謂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為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删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為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即所謂樂決未有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

衛武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益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為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弛架者徹架者廞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廞筍器者廞舞器者弔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

樂者殯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即定為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即定為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

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説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名為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為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為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為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為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復以諸詩為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

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為賦此為比此為興也

惟截然分而為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為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寖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眞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汩沒於所習而即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

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益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為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為恥寧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

而在詩爾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生於真不真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為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真其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益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叙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為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叅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歷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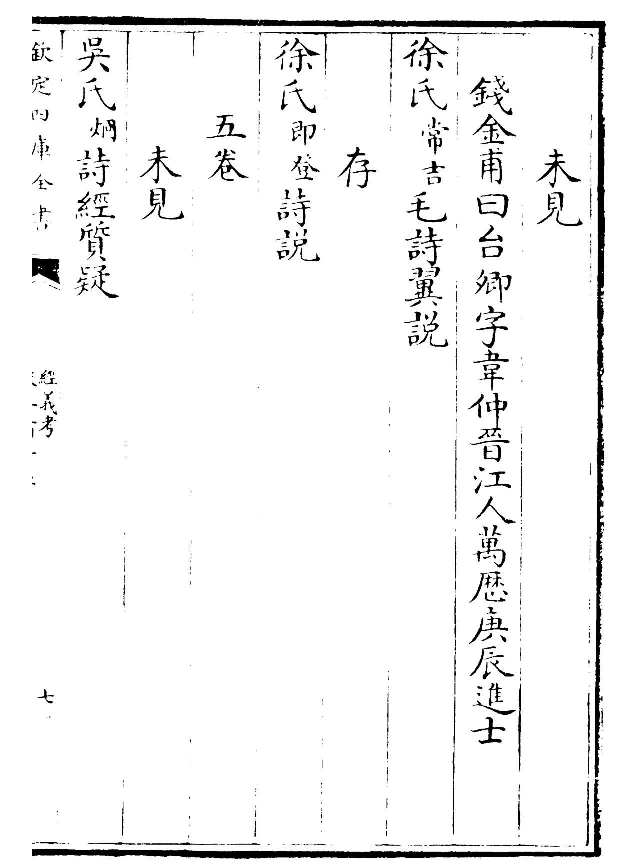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詠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葢

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説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歴甲戌進士歴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歷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烱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烔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穀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己意豈曰解頤

聊存管見云耳萬歷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輙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為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為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寃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為東省名元淹貫百家沉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覿一班公

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深情删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欽之滕縣人萬歴辛夘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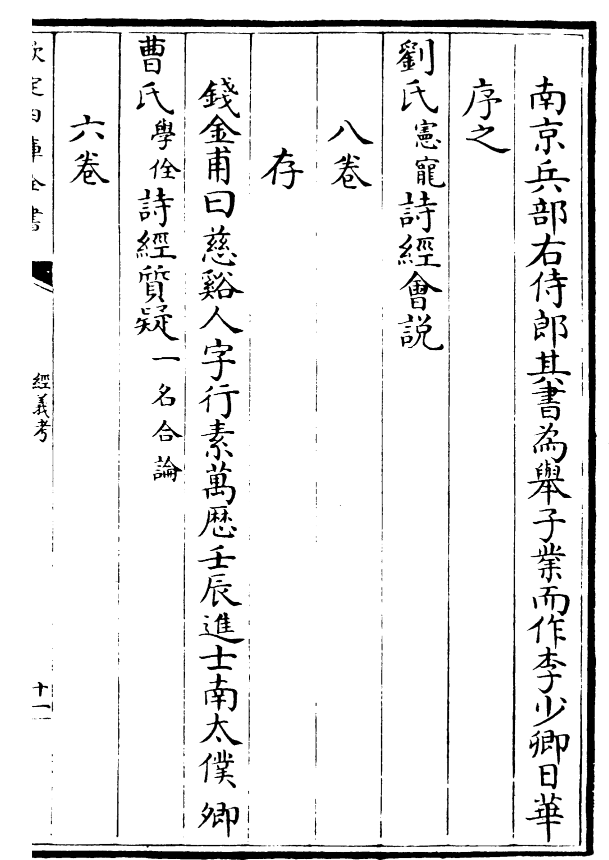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閲諸先輩説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己丑春謝客扃户作為詩説專以先大夫為宗而旁採諸先輩説亦時

附以己意務竒而不執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説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即標曰愚意其為時所稱説而黙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令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髪種種矣生男八人為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羣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灾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

俞汝言曰必達字徳夫嘉興人萬歴壬辰進士歴官


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憲寵詩經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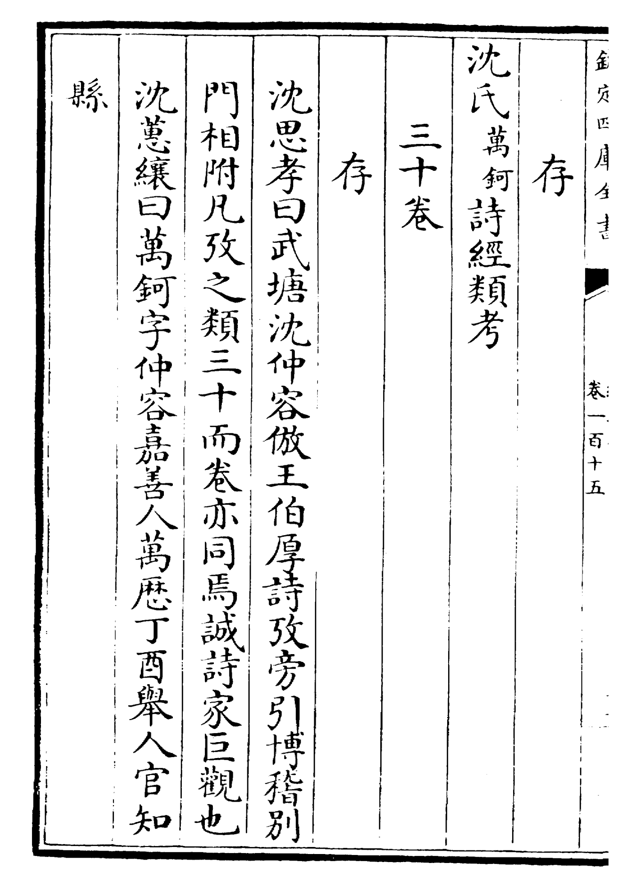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歷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鈳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孝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纕曰萬鈳字仲容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録諸家詩說蔵諸笥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猶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叅訂別為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

止也昔趙曄作詩細蔡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為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秘哉要以挾筴而哦者得是説而存之或亦可以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歷丙午夏日

倪燦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歷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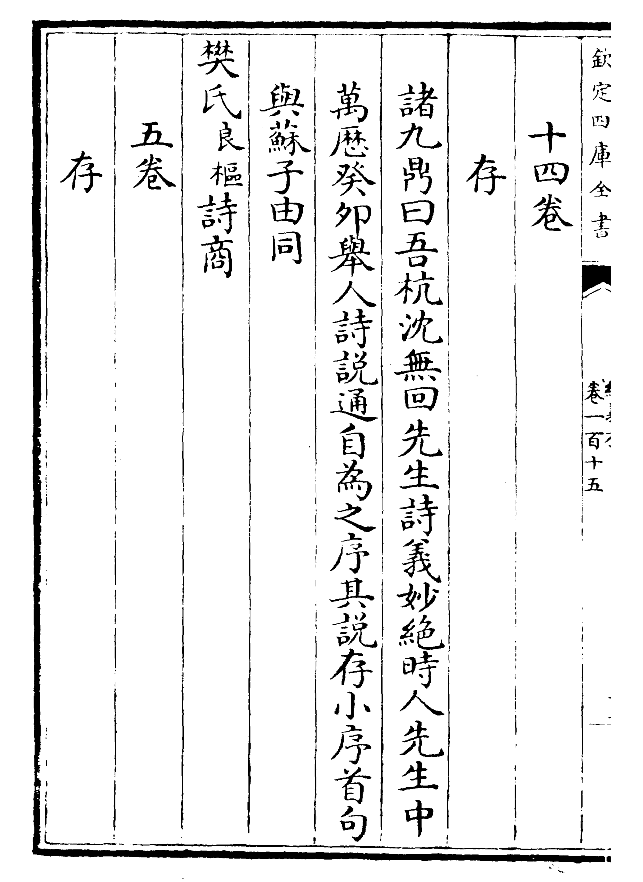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歷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叅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絶時人先生中萬歷癸卯舉人詩説通自為之序其説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同

樊氏良樞詩商

五卷

存

徐氏光啓毛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累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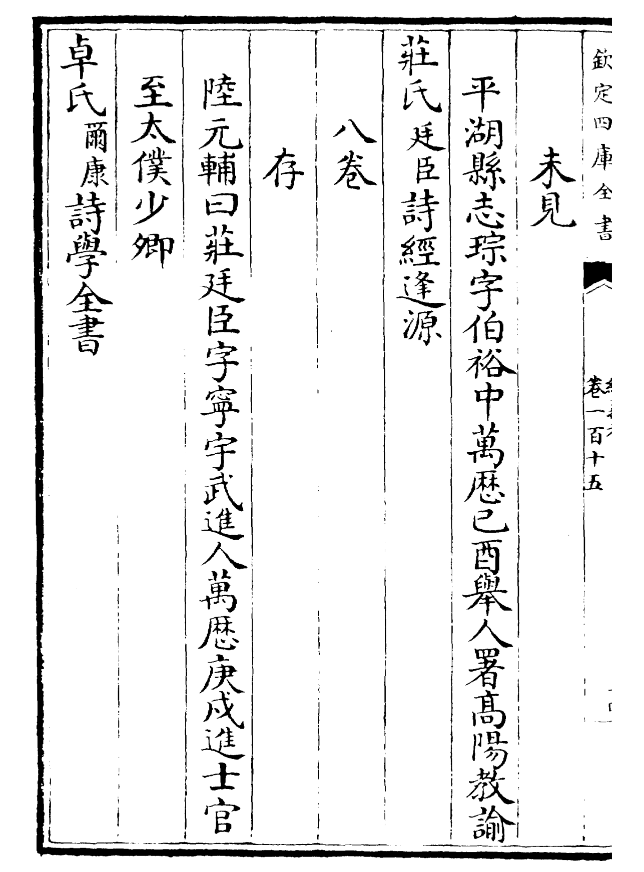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

曰擘藻五曰博物六曰正叶

趙氏琮葩經約說

十卷



未見

平湖縣志琮字伯裕中萬歷己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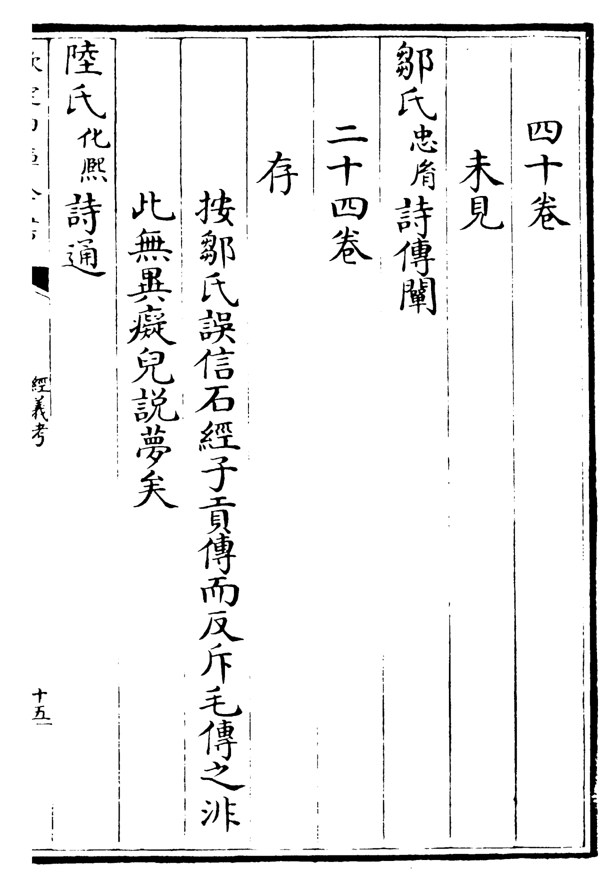
莊氏廷臣詩經逢源

八卷

存

陸元輔曰莊廷臣字寧宇武進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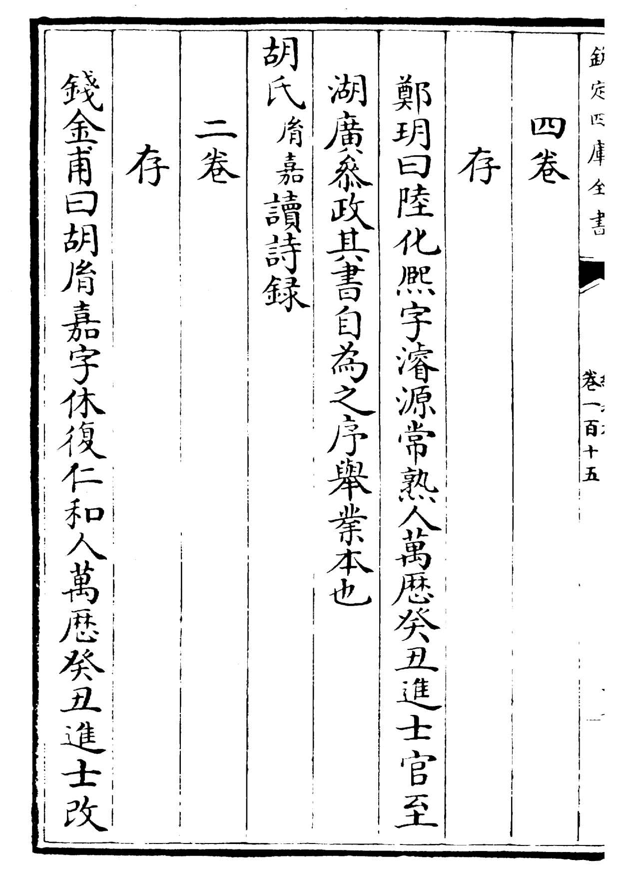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誤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

此無異癡兒説夢矣

陸氏化熈詩通



四卷

存

鄭玥曰陸化熙字濬源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叅政其書自為之序舉業本也

胡氏𣎆嘉讀詩録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𣎆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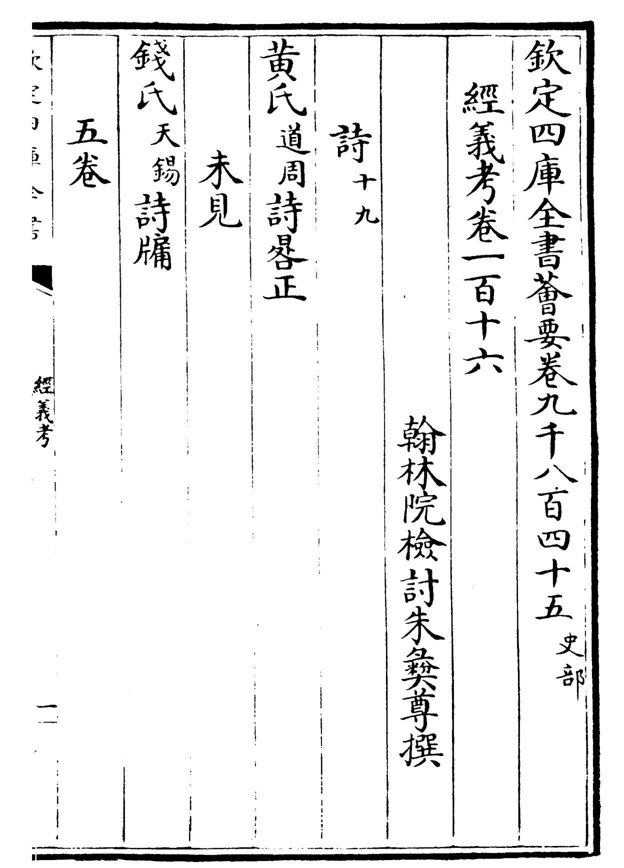
庶吉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十九

黄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情至之語𥳑有為𥳑笑有為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汎濫諸家之説變風非淫變雅非

美既奉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已見嗣遭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

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永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曰昔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為吟咏性情而一王襃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

删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删之詩併亡於論説之多岐葢不稽時代以攷汚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為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綦廣遂令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

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潤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為說為箋為疏為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詮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為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

譜牒而其祖宗功徳之近逺與其為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即志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為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為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

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為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為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咏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為之標别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

詩藏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為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葢彬彬矣書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葢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

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犂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葢亦

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為經與易書春秋並垂
者其立教宜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例之乎
凡余説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
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摭其實既又
尋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
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説兼詳而詩
中之為世為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
之在茲歎絶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寢食都忘

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為次名曰世本古義仲子輿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覽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有四年

錢澂之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為一其牽合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

吴應箕曰何玄子黄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為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

關雎也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薇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蘩也兎罝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摽有梅也漢廣也芣苢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采

蘋也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
緜也旱麓也皇矣也天作也旣醉也雝也思
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
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有苦葉
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
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
破斧也泮水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
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緜衣也楚茨也信南

山也潛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
蠻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
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
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斯干泂酌
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菽也
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
之世詩二篇執競也鼓鐘也共王之世詩一
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

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
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綠也民
勞也板也蕩也宛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
宣王之世詩二十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
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也江漢也無衣也菘
高也黍苗也烝民也無羊也車攻也汎彼柏
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沔水也黃鳥也
鶴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

隰桑也大東也巷伯也鴛鴦也白華也車舝也角弓也頍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月也瞻卬也召旻也小旻也青蠅也我行其野也小弁蓼莪也十月之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黄也小明也匪風也素冠也逍遥也丘中有麻也隰有萇楚也菀桺也巧言也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瞻彼洛矣也緇衣也東鄰也裳裳者華也溱洧也東門之墠

也女曰雞鳴也出其東門也駟鐵也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終南也蒹葭也黍離也中谷有蓷也碩人也緑衣也終風也日月也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蝃蝀也君子偕老也靜女

也相鼠也谷風也谺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

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也兎爰

也有女同車也鴇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也

擣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墻有茨

也鶉之奔奔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

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

東方之日也猗嗟也甫田也載驅也何彼襛

矣也雞鳴也僖王之世詩二篇大車也無衣

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巢也伐檀也園有桃也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水也有狐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苓也陟岵也葛生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杕也權輿也十畝之閒也蝃蝀也俟人也渭陽也羔裘豹祛也有杕之杜也鳲鳩也羔裘如濡也閟宮也有駜也駉也晨風也黄鳥也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

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為南陔菁菁者莪為由儀緜蠻為崇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溯稷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數千年後蠡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末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詘經從序亦何可去序昧經故以序為本

而不能盡信者酌以衆論弋以己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爲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鹽官張元岵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天啓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户却掃絶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抵以序爲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

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
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
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於道者未之
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皐羽鄭
所南之藴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
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
生忘年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絶於口
朱墨不絶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殁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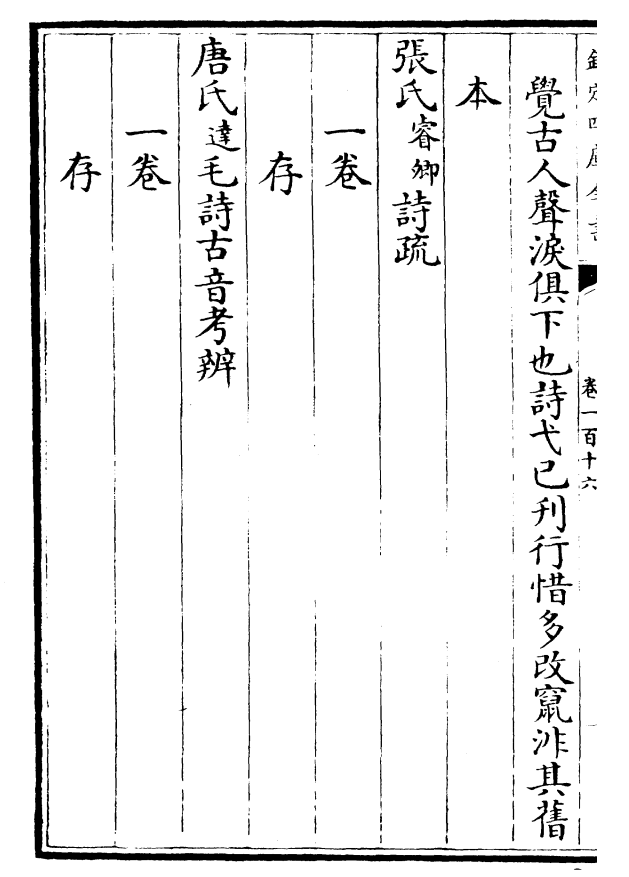
予閲其遺編注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為流涕其孫訒受業於余者曾刻先生詩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髦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為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疏其義於字句中察興亡治亂之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羣史旁及

子集定其指趣語質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弋志箋記取詩弋獲之義前有總論通譜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為先後同邑陸氷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覔同心之交喑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



覺古人聲淚俱下也詩弋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

本

張氏睿卿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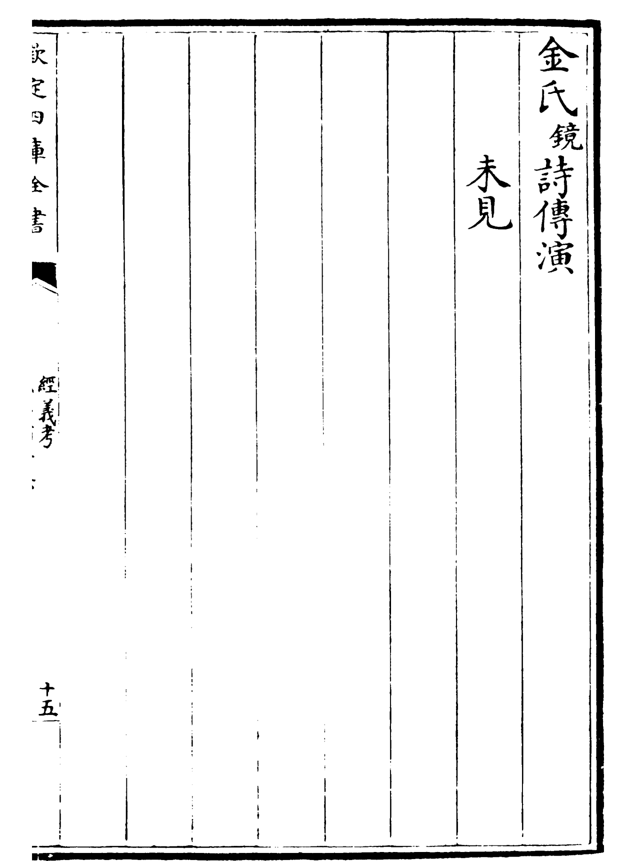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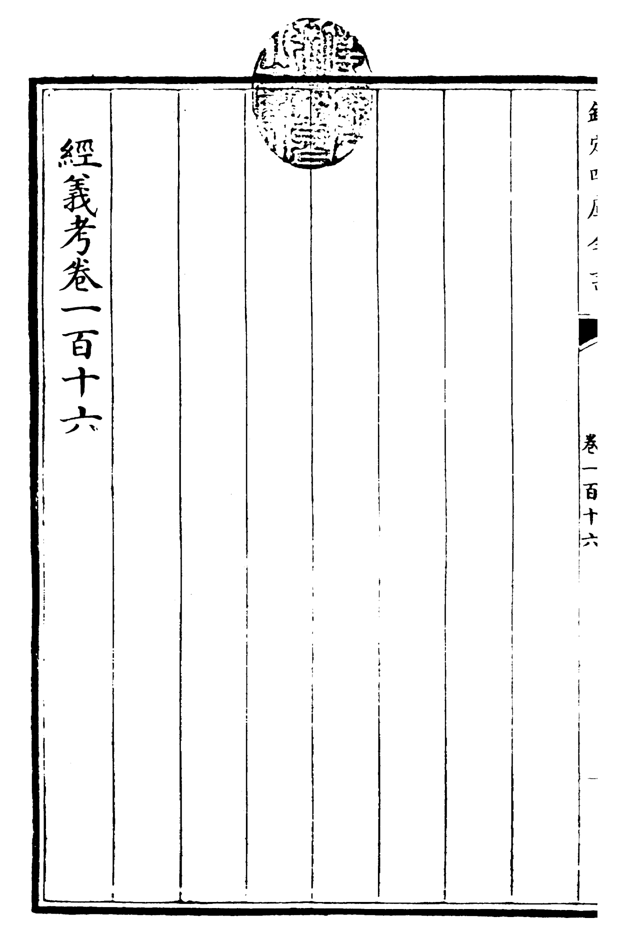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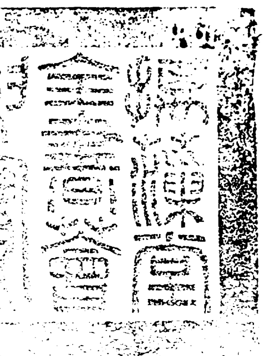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茹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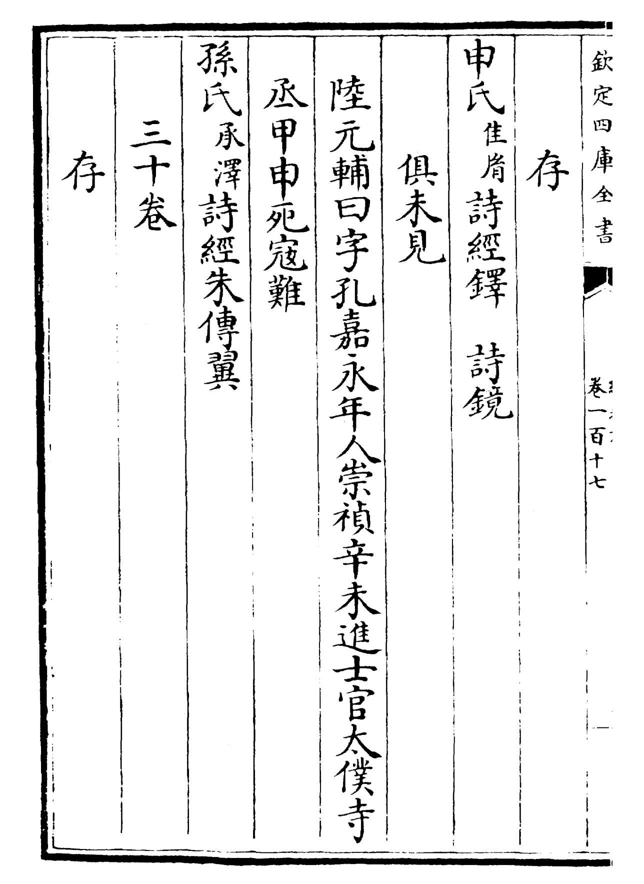
詩二十

慶孫 詩經朱註考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鐸　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

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義之旨而詩明逌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為科舉之書葢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葢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

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為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粲已了然又就集傳略為推衍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

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説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珽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珽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

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為鄭詩淫也於是鄭詩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推而及於邶鄘衛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為未盡

善矣毋乃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先子旋以詩舉萬歴朝鄉會試弇鄙如予亦以詩義入彀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散失亟割饘粥之產以購之稍稍裒集言詩者得五十家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

逆志是為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説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為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陸燦曰嘉興高工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為文士出令衡邊乘城捍患為才吏瀝血帶索為父訟冤為孝子乙酉兵後悲歌忼慨低徊結轖以生為可厭而

以死為可樂也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慘憺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為矣

譚吉璁曰先生字澤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歴知遷安寶坻涇三縣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亟還里聚書八十廚集五十家詩說折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黄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覩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為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為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

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釆蘋為節樂循法也士以釆蘩為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此

黄氏淳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為兩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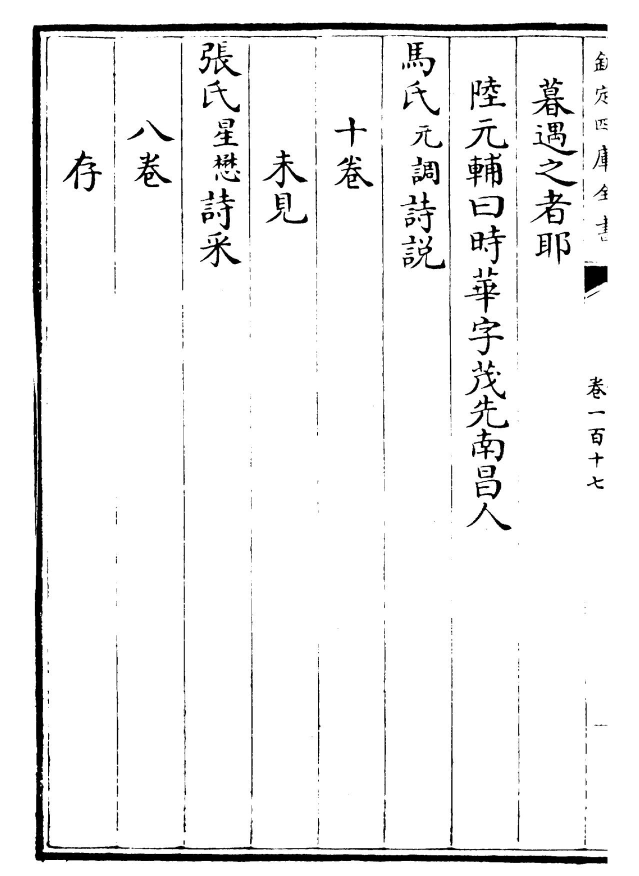
而以己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繕寫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跧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精微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

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令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為綱强疏其支派以為斷千年風雅幾為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其鄙甚矣孟子之論説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



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懋詩采

八卷

存

潘晉臺序曰言詩者亡慮千家率以小序爲祖毛說爲宗夫祖小序者以序爲出卜商手葢自沈重之言始也然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葢魏後於漢叙至是而始行也予嘗反覆小序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事也如白華則以爲孝子潔白華黍則以爲時和歳豐宜黍稷由庚則以

為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為萬物得極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并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説詩多合也毛氏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以周頌為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為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没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襛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

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蹷厥生皆後世詩人追咏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

為詩采或軋逢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傅會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參以律呂廣以五雅百家察以五方人物風土山川遺蹟悉以九州噢咻需於聲音氣息予又安得贅一詞哉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録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刪之意而後能采吾夫

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刪令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刪水乳矣即因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水乳矣即更而𣪊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水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為采詩而已矣

高氏昺熺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三卷

未見

韋氏調鼎詩經攷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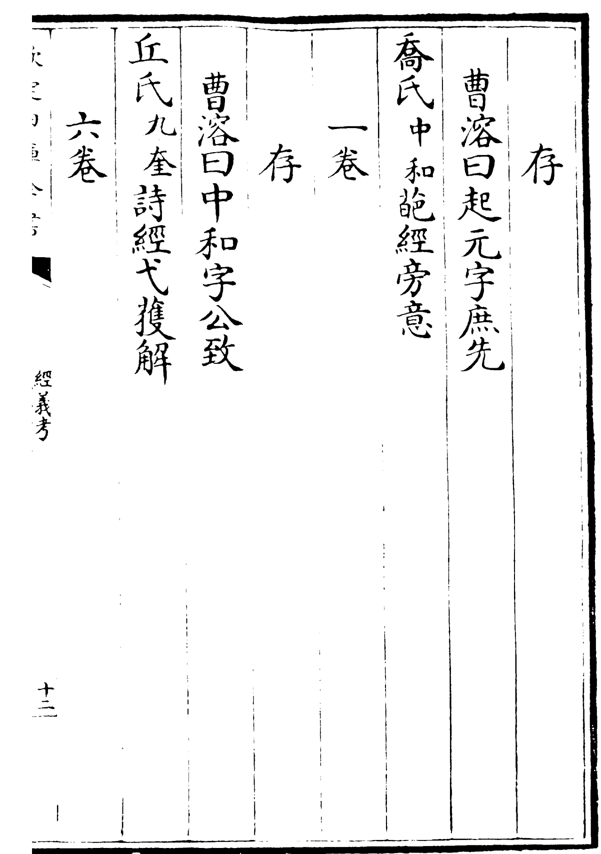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鼎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詩權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庶先

喬氏中和葩經旁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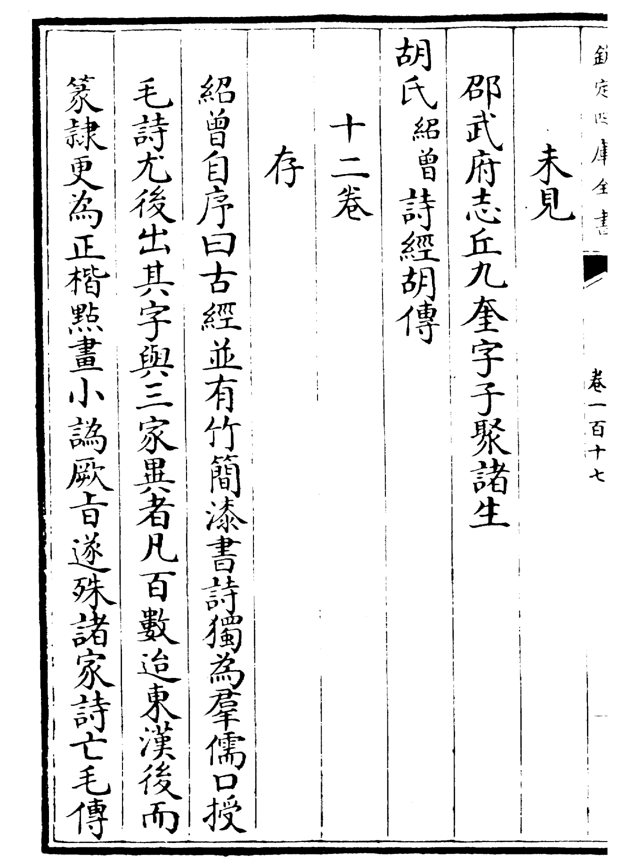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子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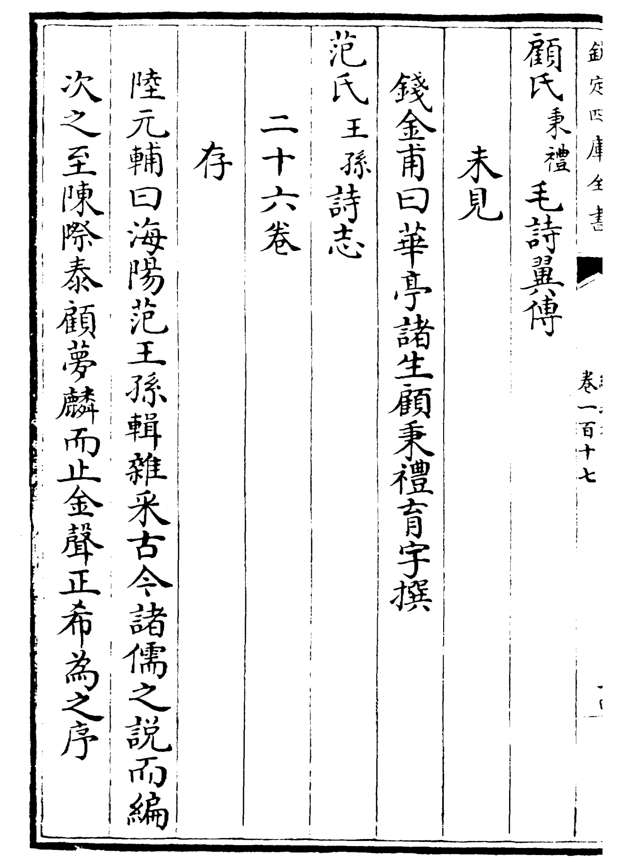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為羣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隷更為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

巋然獨存乃字様失真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襛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臧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凄也不可畏也之作亦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為也家伯維宰之作冡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庤乃錢鎛之作痔也言授之縶之作受也其旂茷茷之作筏也降予卿士之作于也

俱明舛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憩之為憇也之死矢靡它之為他也羊牛下來之為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大也隰有六駮之為駁也取彼狐貍之為狸也婦嘆平聲于室之為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為韡也家室君王之為室家也不憖遺一老之為憖也折薪拖矣之為杝也昊天大憮之為泰也仲氏吹篪之為箎也潛焉出涕之為潸也維塵雍兮之為雝也既匡既勑之為敕也不皇朝矣之為遑也洒埽庭内之為廷

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為流泉也以篤于周祜之刪于也不折不副之為圻也濩之挃挃之為桎也亨祀不忒之為享也此則互易倒揉若是者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奥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尚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秉禮毛詩翼傳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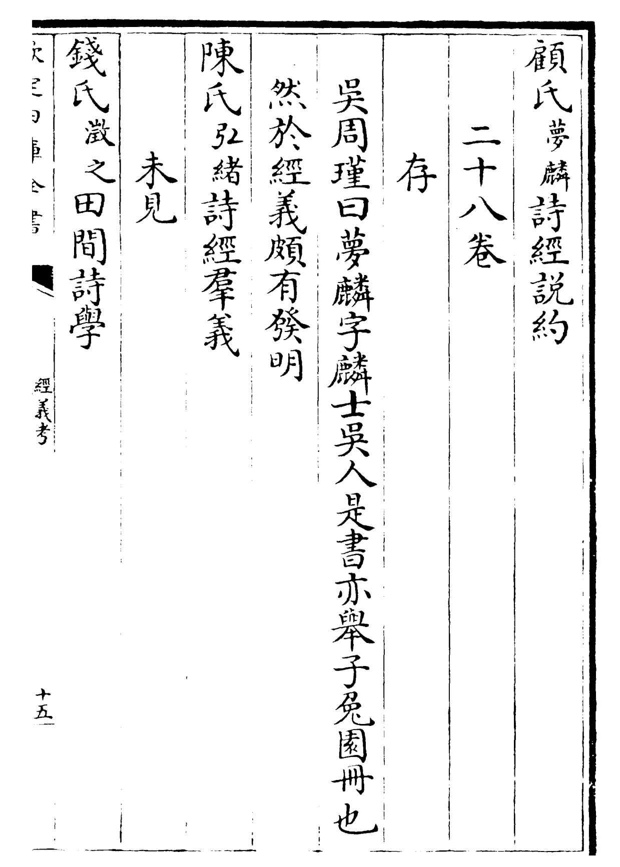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育宇撰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至陳際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為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兔園冊也
然於經義頗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羣義
未見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為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即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即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概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

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以竹書紀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宜為之考詳定正葢欽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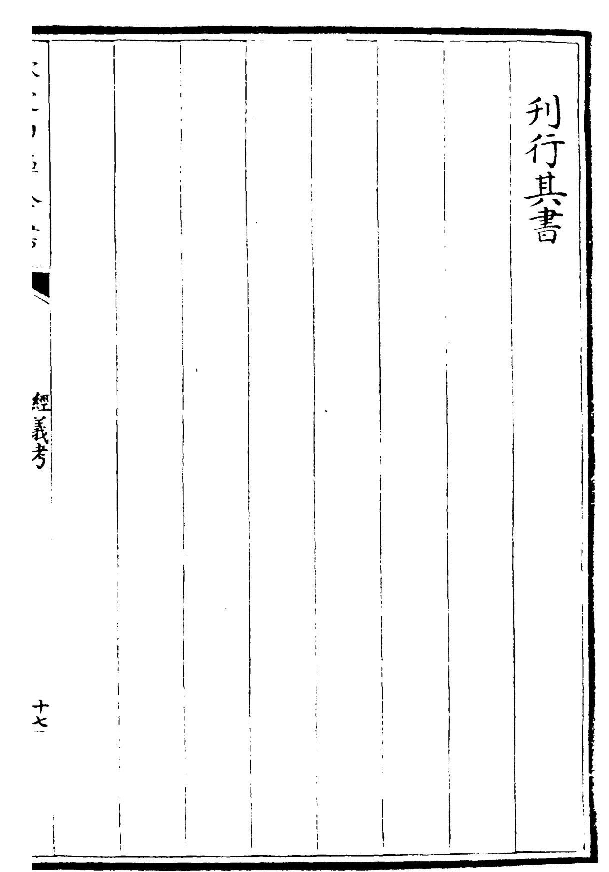
繆泳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為浮屠居韶州之丹崖山繼又為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炎武詩本音

三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謂三百篇無叶韻均是本音以闢吳才老韻補之謬山陽張弨力臣



刋行其書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